

昌

谷

集

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二十一

宋 曹彥約 撰

雜著

評王導謝安

晉中興稱王謝一導而二安石皆以不能恢復中原責之竊以為過矣當典午不競以來士大夫慷慨立事志遠而才短否則清談高視漫不以世務介意有人焉如導安沉浮委折于羣兒角逐之內焉得不賢然自王敦

桓溫之徒擾亂王室其來也如歸其去也如寄敦不病
篤導不敢稱其死溫不病篤安不敢緩其篡江左之不
亡幸耳乃欲責之擒劉曜梟石勒醢苻堅而輟姚萇無
乃過耶按導以識量清遠之資識元帝於潛龍未用之
時在洛陽則勸其歸藩鎮建業則勸其興復患難未除
則討陳敏餘黨以振起之士論未歸則引名賢騎從以
厭服之勦力王室不肯作楚囚對泣去非急之務行清
靜之政置諫鼓立謗木使晉氏偏有東南稱制者十有

一帝導身相三君每見親任輔佐中興之功不可掩也
安神識沉敏風韻調暢漁弋山水而不以為遯禁錮終
身而不以為困一旦居公輔之寄任弼諧之責鎮以和
靜御以長算不存小察宏以大理戒秦任商鞅之弊沮
桓冲勤王之師身退廣陵志在東山安之出處本末指
不多屈論中興而數導安誠不為過然嘗怪導以得君
行志之秋委以大義滅親之事逆臣王敦近在門內不
以殺管蔡之例為此又從而縱吏之導之蹤跡不可以

縷數也敦之舉兵內向也專以劉隗刁協為名人徒知隗協二子與敦不相好耳考其本末則導初相元帝親近無二及劉隗用事漸見疎遠協崇上抑下為王氏所嫉敦既作逆隗又請誅王氏導之切齒二子非特一日則舉兵而誅隗協不可謂非導之意矣敦之錄尚書事也召周顗戴淵問之畏其人望猶欲使為公輔顗嘗極力救導導不知故敦三問於導而導皆不答欲殺顗而濫及於淵久乃自悔則無罪而誅顗淵不可謂非導謀

矣溫嶠陳敦逆狀敦深恨之移書于導以為太真別來
幾日已作如此等事明帝在東宮敦欲廢之問及百官
聲色俱厲逆折姦謀惟溫嶠一人耳導與嶠孰親于敦
不聞有所正救設使無故而廢太子導得以辭其責哉
此猶可也王彬王舒皆王氏之黨也彬嘗數敦之罪禍
及門戶導實在坐反欲使彬謝過王含王應既敗舒使
人迎而沉之自刺史而累遷不過為會稽內史封爵且
不及焉導之不樂於敦敗明矣奪祖逖之事權誰實為

之知劉琨之死而不問誰實縱之以中興風鑒自任使天下之有志者皆不得志導固本無反謀而心之所欲每與王敦蘓峻合大抵導之遇事往往多其私意望其公正耿介斷不可得是以明帝在殯嗣皇未立羣臣議進璽于成帝導受顧命乃獨以疾不至其後與疾而來則卞壺實迫之也成帝之逼遷石頭導實失其故節其後遣人取之曾無報容則陶侃實譏之也郭默賊殺劉胤導即以豫州賞之其後斬默父子始服公論則陶侃

實專之也庾亮以帝舅執朝柄趨勢者多歸之導既不
平每有元規塵汚人之歎則蘓峻之攻庾亮知中朝之
有隙也亮之不為劉隗刁協適不與導謀耳成帝每幸
導宅下車先拜又拜其婦曹氏受之不疑侍中孔恒密
表其非可以愧矣導聞之乃曰王茂弘駑疴耳若卞望之
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岨當敢爾耶則卞
壺之死于先鋒亦導之所不與也孔恒之不為卞壺適
未有隙耳元帝以敦導顓協淵為腹心明帝以導亮受

遺詔不殺不逐尊意不止導為累朝大臣官至司徒丞相太傅權至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爵至郡公號至仲父其他如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班劍鼓吹羽葆皆非人臣所常得坐視賊臣犯關至再三遂至蒙塵天子陵辱妃后其初始于爭權而其後乃至于黨親蘓峻之後以為天下莫已若矣每發一言舉坐莫不贊美喜同惡異不恤國事文中子之所謂敬猶有遺論焉謝安以簡得名故迹之著于外者猶有限其

望塵而拜溫也人或以為怯矣其以壁後置人而却溫也人或以為勇矣得捷書而不動聲色人或以為靜過戶限而不覺折屐人或以為躁大要仕進之心始于桓溫之辟召却敵之謀亦出于玄琰之嘗試挾恩威則易掣肘決勝敗則難肆志也王彪之之沮新宮也得其道矣安辭屈而猶或為之不可謂服義武帝之立精舍于殿內也失其道矣安坐視而不能止之不可謂守正然方之于導猶在可貸導之才實過于安而其事之著見

乃復若此士大夫適遭其逢固有幸不幸者苟不出于已私而以公道行之始可以論幸不幸矣

評羊祜杜預

晉武帝急急平吳乃用輕裘緩帶以道素自居之羊祜終祜之世竟不能以得吳順人情達天理識事機深哉武帝之為計也是時接鼎峙之後魯肅周瑜曹仁諸葛誕之徒餘習未遠又親有事于蜀鍾會鄧艾之徒以兵力取辦石城以南義不事晉襄陽以北義不事吳如是

而欲以兵力取之與人情衡決矣虐斯人以取天下自
有生民以來天理不與當事之幾未有甚于此時者祐
之聞命非他人之所與知也是以據險要而建五城帝
不以為專略吳兒而還其家帝不以為異步闡之敗止
于左官而已寇略戶口止于詔誥而已猶之可也身為
晉將出軍行邊何至擅過吳境刈穀為糧已乃計其所
值償之以帛思有以結吳人之心而直為是不可及之
事祐號當世顏子人固賢矣于其中而加詳焉不可謂

非計也人徒見杜預代祜不二歲而包舉江表攷預行事亦非大謬于義使祜以此得之亦何不可孫皓有亡國之徵豈應遲久意者祜在襄陽猶有緩而不切之歎不知武帝有志之初南土士女猶未有簞食壺漿之意國力尚強羣賢猶在祜以仁厚勝之猶足以感其善意勉用陸抗德齊地醜其後情欲不忍真心發露營繕遷徙自困其力陸抗華覈之徒相繼隕命韋昭車浚以無罪見殺孫皓雖帝其國已虛矣預乃反祜計而用之吳

人不悟表還張政之俘非昔者饋藥之意矣偽入孫歆
之帳非昔者降鄧香之意矣祐之朝夕思慮豈一日而
忘吳罷吳人之戍減警邏之卒墾田至八百餘頃積糧
至十餘年之備雖有荀勗馮統之辯口不足以屈其辭
王衍王戎之宿憾不足以害其德天下之謀人未有善
于祐者也預定律令則取其直評考課則取其簡為度
支尚書立籍田復常平較鹽運制課調安邊重穀處軍
國之要內以利國外以勝敵其人品不碌碌自是平吳

之手晉無羊祜預為獨步矣祜病而能舉之武帝信而能用之預受命而卒能之終始十餘年立大功業不必出于其手在此一舉關繫甚大非削平禍亂之常規也按三國鼎峙而晉受魏禪未幾而平蜀又未幾而平吳其平蜀也有後悔其取吳也有遠圖識事量力知武帝非常主矣惜其見于外而不覩其內用祜于外而不暇乎其內也祜之言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取吳之後當勞聖慮知此則知用祜之不盡矣

評劉元海石勒苻堅

晉鹿不克羣戎競逐乘時崛起有天時人事足以爭衡
中國得三人焉亦可謂不碌碌矣劉淵之起離石也好
學承師覽史漢諸子議論宏遠恥一物不知其後復呼
韓舊業假災劉墜緒役鮮卑烏丸如使僕奴取蒲坂平
陽如拉朽株不幸而死其子聰桀不足有為于天下石
勒擒王浚走劉琨南據洛陽北據襄國遂降曹嶷取劉
曜其商榷是非足以照鄙生子房得失其雌黃人物足

以定高光上下不特雅好文學考諸生經義而已僅免
其身子弘弗克負荷屠其家于季龍之手苻堅最晚出
懇懇勤勤尤在劉石之上廢職之可修修之絕世之可
繼繼之農桑于是乎課學校于是乎立其用王景畧也
似智其不族鮮卑也似仁若其取衛辰降慕容暉逐楊
氏而制仇池擄張天錫而守姑臧奄長安而君之有中
國文物之盛擁百萬之衆卒土潰而瓦解尚論古道之
君子臨卷慷慨未嘗不太息遺恨于三人也考論至此